

園冶注釋



園 冶 注 釋

〔明〕計

成

原著

陳

植

注釋

楊

超

校訂

陳

從

校閱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責任編輯：楊谷生
班焯

圖 冶 注 釋

〔明〕計 成 原著

陳 植 注釋

楊超伯 校訂

陳從周 校閱

*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萬莊)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北京阜外南禮士路)

*

開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張：8¹/₂ 字數：194千字

1981年10月第一版 198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9,930冊 定價：1.55圓

統一書號：15040·3735

出版說明

《園冶》是我國明代關於造園理論的一本專著。作者計成對造園藝術中幾個主要方面，如造園的指導思想、園址選擇、建築佈局（包括屋宇、門窗、欄杆、牆垣的構造和形式）、山、石、鋪地、借景等，都作了系統闡述。這不論對我國造園史、建築史的研究，還是對今後造園設計和造園建築，都有參考價值和借鑑作用，因此歷來受到人們的重視，並於一九五六年又重印出版。但由於原書係四六文體，讀起來頗為吃力，這就限制了這部書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為此，陳植同志經多年辛勤努力，對原書做了詳細的注釋，並逐段釋為今文，這將有助於讀者閱讀和研究。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七九年三月

115/3/02

目 錄

園冶注釋序……………陳 植 (一)

《園冶注釋》校勘記……………楊超伯 (四)

重刊園冶序……………陳 植 (二)

重刊園冶序……………朱啓鈞 (二五)

園冶識語……………闕 鐸 (一七)

治叙……………阮大鍼 (一六)

題詞……………鄭元勳 (三)

自序……………計 成 (一六)

卷一……………

興造論…………… (四)

園說…………… (四)

一 相地…………… (四九)

(一) 山林地…………… (五一)

(二) 城市地…………… (五三)

(三) 村莊地…………… (五五)

(四) 郊野地…………… (五七)

(五) 傍宅地…………… (五九)

(六) 江湖地…………… (六一)

二 立基…………… (六三)

(一) 廳堂基…………… (六五)

(二) 樓閣基…………… (六六)

(三) 門樓基…………… (六六)

(四) 書房基…………… (六七)

(五) 亭榭基…………… (六八)

三 屋宇

(六) 廊房基	(六九)
(七) 假山基	(六九)
(一) 門樓	(七四)
(二) 堂	(七五)
(三) 齋	(七五)
(四) 室	(七六)
(五) 房	(七七)
(六) 館	(七六)
(七) 樓	(七六)
(八) 臺	(七九)
(九) 閣	(八〇)
(一〇) 亭	(八〇)
(一一) 榭	(八一)
(一二) 軒	(八一)
(一三) 卷	(八三)

四 裝折

(二四) 广	(八三)
(二五) 廊	(八四)
(二六) 五架梁	(八五)
(二七) 七架梁	(八六)
(二八) 九架梁	(八七)
(二九) 草架	(八八)
(三〇) 重椽	(八八)
(三一) 磨角	(八九)
(三二) 地圖	(九〇)
屋宇圖式	(九一)
裝折	(一〇三)
(一) 屏門	(一〇四)
(二) 仰塵	(一〇五)
(三) 床榻	(一〇六)
(四) 風窗	(一〇七)
裝折圖式	(一〇八)

榻榻式……………(一〇九)

卷二……………(一一九)

欄杆……………(一二九)

欄杆圖式……………(一三〇)

卷三……………(一六三)

一 門窗……………(一六三)

門窗圖式……………(一六四)

二 牆垣……………(一七六)

(一) 白粉牆……………(一七七)

(二) 磨磚牆……………(一七八)

(三) 漏磚牆……………(一七九)

(四) 亂石牆……………(一八〇)

牆垣圖式……………(一八一)

三 鋪地……………(一八六)

(一) 亂石路……………(一八八)

(二) 鶯子地……………(一八八)

(三) 冰裂地……………(一八九)

(四) 諸磚地……………(一九〇)

磚鋪地圖式……………(一九一)

四 掇山……………(一九七)

(一) 園山……………(二〇〇)

(二) 廳山……………(二〇一)

(三) 樓山……………(二〇二)

(四) 閣山……………(二〇二)

(五) 書房山……………(二〇三)

(六) 池山……………(二〇三)

(七) 內室山……………(二〇四)

(八) 峭壁山……………(二〇五)

(九) 山石池……………(二〇六)

(一〇) 金魚缸……………(二〇七)

(一一) 峯……………(二〇七)

(一二) 巒	(二〇八)
(一三) 巖	(二〇九)
(一四) 洞	(二一〇)
(一五) 澗	(二一〇)
(一六) 曲水	(二一一)
(一七) 瀑布	(二一二)
五 選石	(二一四)
(一) 太湖石	(二一五)
(二) 崑山石	(二一七)
(三) 宜興石	(二一八)
(四) 龍潭石	(二一八)
(五) 青龍山石	(二一九)
(六) 靈璧石	(二二〇)
(七) 峴山石	(二二三)

(八) 宣石	(二二三)
(九) 湖口石	(二二四)
(一〇) 英石	(二二五)
(一一) 散兵石	(二二六)
(一二) 黃石	(二二七)
(一三) 舊石	(二二八)
(一四) 錦川石	(二二九)
(一五) 花石綱	(二三〇)
(一六) 六合石子	(二三一)
六 借景	(二三三)
跋陳植教授《園治注釋》	(二四一)
《園治注釋》引用書目	(二四三)
索引	(二四七)

園冶注釋序

我國造園藝術，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輝煌的成就，有關文獻，不一而足，然就中能從科學立論作出系統闡述的，要以明末吳江計成所撰的《園冶》一書爲最著。該書成於明·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二年）。五十餘年前，得到日本造園界人士的推崇，尊爲世界造園學最古名著。自此以後，漸次引起國內學術界的注意，開始從事於殘本的搜集和文字、圖式的勘訂。公元一九三一年先後由陶蘭泉與中國營造學社分別印行，使國人重覩前輩遺著，在祖國的建築和造園藝術上，發揮了相應的作用。

《園冶》具有高度的造園藝術水平，其所以終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間，寂然無聞，直待日本造園界發現推崇後，始引起國內學術界重視，意者該書前列阮大鍼序文，後鈐「安慶阮衙藏版」圖記，證明該書本版，實由阮氏代刻，而大鍼名掛逆案，明亡，又乞降滿清，向爲士林所不齒。計氏雖以藝術傳食朱門，然仍不免被人目爲「阮氏門客」，遭人白眼，遂併其有裨世用的專著，亦同遭不幸而被屏棄。該書之所以長期湮沒，歷久不彰者，可能即緣於是。計氏生當封建社會，挾其卓越的造園藝術，奔走四方，自食其力，終其身，竟致「貧無買

山力」，而「甘爲桃源溪口人」，充分反映了舊社會藝術家可悲的境遇。晚年仍不甘自私其能，而亟欲公諸於世，其胸襟磊落，尤屬難能而可貴，豈能不顧事實，妄肆評斥，與當日一般阿諛幫閒之徒等量齊觀，而使一代藝術大師，冤蒙不潔，寧可謂平？

解放後，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城市及風景建設，面貌一新，造園事業，應時而起，出現了造園教育迅速發展的空前盛況，從而感到造園參考讀物需要的迫切。前城市建設出版社有鑒及此，經各方推薦，在一九五六年，就該書營造學社版本影印問世，惜爲數不多，還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由於該書文體囿於明代文章的風格，駢四儷六，並雜陳當日蘇州土話，令人費解。爲求古爲今用，普遍適應讀者的願望，實有詳加注釋的必要。在各方的倡議和同志的鼓勵之下，不揣譾陋，姑作嘗試。在工作過程中，得到南京工學院劉敦楨、童寯兩教授對建築名詞的注釋，予以大力的支持，楊超伯先生予以典實的查補，文字的商榷，版本的校訂，並經建築科學研究院劉致平教授代爲校閱，以底於成，均所心感。近年復將倖存的原稿，寄請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作深入的審閱，並代爲在滬油印，以餉同好，兼備不測，尤深感激。今承各方支持，蒙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予以正式出版，使我國造園界同志期待方殷及個人夙願所寄之作品，在舉國上下齊向四個現代化猛進之際，終能如願以償，與國人相見，使《園冶》一書，因通過注釋，而得發揮更大的作用，不可謂非我國造園界

一大幸事！《園冶注釋》出版後，如蒙國內外造園界朋友，分別譯為數國外文，使國際造園界久享盛名的《園冶》及我國造園藝術，在國際上得到進一步的理解，則豈特《園冶》一書之幸，我國造園藝術亦與有榮焉！

本稿原文以城市建設出版社影印版為藍本，除將目次按照內容重加編排，俾便檢閱外，並將誤字、句讀及引文分別訂正（詳見校勘記）。釋文儘可能體現原意，不擅加損益，但為原文體裁及個人水平所限，其中欠妥之處容有難免，尚希讀者不吝指教，俾再版時得以訂正為荷！

崇明陳 植養材

誌於南京林產工業學院，時年八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園治注釋》校勘記

明代計成《園治》一書，在造園藝術上具有高度的理論水平，是祖國文化遺產中一部很有參考價值的著作。惜原版流傳甚少，據朱啓鈐氏《重刊園治序》及闕鐸氏《園治識語》謂朱氏藏有影寫本，北京圖書館得一明刻本而缺其第三卷（近曾托人去北京圖書館借閱《園治》，據悉明刻本僅有第一卷，另有膠卷一、二兩卷及明版日本抄本一、二、三卷全），朱氏校錄未竟，陶蘭泉氏據以影印，其第三卷則依殘缺之抄本附益以足成之，即陶氏《喜詠軒叢書》本（以下簡稱喜本）。闕氏聞日本內閣文庫藏有刻本，以喜本寄往校合，得日本工學博士村田治郎警校之力，審圖斷句，刊行問世，即中國營造學社本。解放後，城市建設出版社經各方推薦，搜求闕本影印發行，即今通行之城建本。這一切努力，都有助於我國造園藝術之發展，使蜚聲於國際之造園名著，得重與世人見面，而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其功匪淺。

往年，陳植教授以其所著之《園治注釋》校勘之責見畀，發現諸家版本尚存在文字之脫衍、斷句之差誤與考證之失實等若干問題，均有待於訂正。在文字脫衍方面，如：第一卷與

造論「隨基勢高下」，「隨基勢下脫」之。相地篇村莊地條「居於畎畝之中」，「於」疑衍。江湖地條「堪諧子晉吹簫」，「諧」當作「偕」。屋宇篇室條「古云：自半已前，實爲室」，「前」當作「後」。按《說文解字·繫傳》：「古者有堂，自半已前，虛之謂之堂；半已後，實之爲室」（《康熙字典》引作《爾雅·釋宮》，誤）。第三卷謬誤較多，如：掇山篇「掃于查灰」，「于」當作「以」。內室山條「恐孩戲之預防也」，營造、城建本均誤作「妨」，按喜本改正作「防」。選石篇「時遵圖畫」，三本皆誤作「盡」，疑當作「畫」。「徧山可採」，營造、城建本均誤作「便」，依喜本改正作「徧」。湖口石條「目之爲壺中九華」，三本「壺」皆誤作「世」，據《東坡七集》改正作「壺」。宣石條「冲盡土色」，營造、城建本誤作「克」，依喜本改正作「冲」。在選石各條中，費解之處尤多，意文字或有舛訛，苦於諸本大致相同，亥豕魯魚，難以校正。據計氏自謂，曾見《雲林石譜》，試取而比較之，乃見計書太湖石、崑山石、靈璧石、峴山石、湖口石、英石六條文字，均沿用《雲林石譜》，除小有刪節或稍加變動而外，基本相同。其中如：靈璧石條「其眼少（妙）有宛轉之勢」，此句下石譜有「或多空塞，或質扁朴，或成雲氣日月佛像，或狀四時之景」十二字，意爲計氏所刪節，而改爲「有一種扁朴而成雲氣者」綴於本條之後。「或三四面全者」，或三「下脫」面若「兩字，當爲「或三面，若四面全者，卽是從土中生起」。又湖口石條「有數種」下脫「或產水中」四字。「或成類諸物」，「成」衍，「諸物」下脫「狀」字。又「亦微扣

之有聲，亦微上脫色字，下脫潤字。又英石條石產溪水中數種，數種上脫有字，有通白脈籠絡，本句上脫間字，通疑衍。有峯巒上脫各字。以上各句，可能爲抄寫脫誤，均依《雲林石譜》訂正。此外有顯然爲字模誤植者，如「拱」誤「拱」、「蕉」誤「焦」、「巖」誤「嚴」之類，均予改正，不列舉。

在斷句錯誤方面，自序「合喬木參差山腰牆根嵌石」，「山腰」下應加逗號。「依水而上構樓臺錯落池面」當爲「依水而上，構樓臺錯落池面」。第一卷屋宇篇磨角條「閣四敞及諸亭，決用如亭之三角至八角」，「決用」兩字當屬上句。第三卷鋪地篇「惟廳堂廣廈中，鋪一概磨磚」，「中」字當屬下句。諸磚地條「諸磚砌地屋內，或磨扁鋪庭下宜仄砌」，當作「諸磚砌地：屋內或磨、扁鋪，庭下宜仄砌。」掇山篇廳山條「以予見或有嘉樹稍點玲瓏石塊，不然牆中嵌理壁巖」，「以予見」下當加冒號，「或有嘉樹」，「不然」下均當加逗號。瀑布條「理也先觀有坑高樓簷水，可潤至牆頂作瓦溝」，「高樓簷水」當屬下句。「不然隨流散漫不成」，當作「不然，隨流散漫，不成」。選石篇「須先選質，無紋俟後，依絨合掇」，當作「須先選質無紋，俟後依絨合掇」。宜興石條「便於竹林出水有性堅穿眼嶮怪如太湖石者」，「便於竹林出水」下當加逗號。青龍山石條「全用匠作鑿取做成峯石祇一面勢者自來俗人以此爲太湖主峯」，當作「全用匠作鑿取，做成峯石祇一面勢者，自來俗人以此爲太湖主峯」。靈璧石條

「鑄治取其底平」，「鑄治」當屬上句。宣石條「或梅雨天瓦溝，下水冲盡土色」，「下水」當屬上句。以上各句，俱重加點斷。

在考證失實方面：自序：「時汪士衡中翰延予鑾江西築，似爲合志。」闕序謂「鑾江在懷寧近傍」，非是。按：鑾江卽今之江蘇省儀徵縣，屬揚州地區。康熙《儀真縣志》：「張榘（明人）曰：儀真爲地，其名有九……四曰迎鑾，五代鎮名（《五代史·吳世家》：「楊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宋以名軍。文天祥詩：『朝登迎鑾鎮』；又云：『一別迎鑾十八秋』，皆謂此。五曰鑾江，古今通稱，卽所謂迎鑾者。」舊志撰人姓氏：「明·正德《鑾江志》二十四卷，承事郎知儀真縣河曲李文瀚、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邑人黃瓚修。」人物志：「黃瓚字子獻，世爲儀真人，成化二十年（公元一四八四年）進士。」疆域：「縣境：東南至瓜洲四十里，又二十里至鎮江；水行至省（南京）一百二十里。」《闕序》有：「鑾江地近，偶問一艇于寤園柳淀間，寓信宿。」阮集有《鑾江舟中》及《從采石泛舟真州（儀徵縣）遂集寤園》等詩，可知「寤園」在真州，從采石（今安徽省馬鞍山市之鎮名）泛舟，順流而東。計氏自序謂：「鑾江西築，與又予公所構並騁南北江」之語，當指晉陵（今江蘇省常州市）與儀真而言，不是「懷寧近傍」。《闕序》謂「其（阮大鍼）爲《園冶》作序，在崇禎七年甲戌（公元一六三四年），正是家居懷寧之日。」按：《明史·姦臣傳》：「崇禎五年（公元一六三二

年），馬士英坐法遣戍，尋流寓南京，時大鉞名掛逆案，失職久廢，以避『流賊』，與馬士英相結甚歡。」又按：《明史·李自成傳》：「崇禎五年，潞王上疏告急，兼請衛鳳泗陵寢。……」八年（公元一六三五年）正月，……乃迎祥、獻忠東下，江北兵單，固始、霍邱俱失守，『賊』燔壽州，陷潁州，……乘勝陷鳳陽，焚皇陵……」據此，則大鉞避居南京，當在崇禎五年前后。爲無否作序之時，正避居南京之際，而非「家居懷寧之日」。《闕序》誤以爲「家居懷寧」，遂謂「鑿江在懷寧近傍」，實由未加深究所致。《闕序》又謂「無否蹤跡，亦多在安慶、太平之間」，證以「阮因元甫而識無否」，「曹元甫爲阮同年，……曹爲姑孰人，卽太平府，與懷寧接壤。」此說亦無根據。按：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懷寧縣志》：「縣境：東界貴池，南界東流，北界桐城，西北界潛山，西界太湖，西南界望江」，並無與太平（姑孰卽今當塗縣）接壤之處。再按乾隆《當塗縣志》：「東北至省城（南京）陸一百四十里，正北江界江寧，東北界江寧，又陸八十里至模山頂槎陂峴，此爲上元界。」由此可知，當塗實與南京接壤（今寧蕪鐵路自南京西南行第一大站卽當塗縣），阮、曹往還，爲今之南京、當塗間。無否蹤跡，疑常在鎮、常、儀、寧之間，與安慶渺不相涉。《闕序》又謂「無否選石多在蘇、皖境內，亦足爲無否行蹤所在之證」，其言亦難置信。按：《選石》一篇，其中太湖石、崑山石、宜興石、龍潭石、青龍山石、峴山石、黃石、六合石子，皆在今之蘇境，距常州、儀徵均不遠，似爲無否常用之石。靈璧石、

宣石、散兵石雖爲皖產，除靈璧遠在皖北，宣城、巢縣皆與常、儀接近，航運可通。又曾選用廣東之英石、江西之湖口石等，似未可執選石而證其行蹤之所在。尋繹原書，計氏用石，大抵以常、鎮附近所產爲主，正合其所要求省人工而節費用之本旨。以上各點，均《闕序》考證失實之處，合爲辨正。

又《自序》：「時汪士衡中翰延予鑾江西築」，汪士衡事跡無考。按康熙《儀真縣志·選舉志》：「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汪機奉例助餉，授文華殿中書。」古人名號意義，多有聯繫，晉·陸機字士衡，疑汪機亦以士衡爲號，殆納貲報捐中書者。又據《縣志·園林》：「榮園，陸志云：『在新濟橋西，崇禎間，汪氏築，取淵明『欣欣向榮』之句以名，構置天然，爲江北絕勝，往來巨公大僚，多讌會於此。縣令姜採不勝周旋，恚曰：『我且爲汪家守門吏矣』，汪懼而毀焉。一石尚存，嶽寄玲瓏，人號『小四明』云。」又據道光《儀真縣志》：「西園，胡志云：『在新濟橋，中書汪機置。園內高巖曲水，極亭臺之勝，名公題詠甚多。』康熙《陸志》：「新濟橋在縣西五里」，與《自序》「鑾江西築」語合。又《縣志·人物志》：「姜採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崇禎五年進士，爲儀真令，……諸商或以羨例進，輒斥去。……歲乙亥，開新城運河，採力言弗便。……十年，始以治績考最，擢禮科給事中。」核與無否爲鑾江汪氏築園之時，亦復相合。清初施潤章《榮園詩》：「疊石鬱嵯峨，蒼茫氣象多。高低成洞穴，庭榭俯山河。巢